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
三十六鴛鴦譜（中）

三□三天雨花，區為上中下三界；散花女史，亦分三等：上界天女，中界仙女，下界神女。各管其所轄之界，每界凡□有二人。此為中界。 一曰徐潤玉。潤玉如經雨海棠，鮮妍中有荏弱不勝之態。詩云：

昔種垂楊樹，依依在漢南。
今看飛絮影，落落滿江潭。
逝水年難轉，飄茵志豈甘。
料遲簫史至，吹風引鸞驂。

姬本姓張，出徐寶玉門下，為高足弟子。媚骨輕軀，細腰纖趾，洵一時之秀也。工南詞，每歌一闕，珠喉宛轉，聽者神移。有探花郎來自榕垣，偶一見姬，屬意焉，立呼房老，為之梳櫛，由此聲價頓高。 主人親見其髻鬢之年，故詩中具有深感。

二曰張惠貞。惠貞如嬌娃就乳，依依藹藹，意狀動人。詩云：

□三嬌約鬢，□四弄箏琴。
□五嚴梳裏，亭亭豔若花。
芳情猜夢雨，昵語媚流霞。
還恐桃源誤，來時路莫差。

姬產自虞山，本姓朱，字素芬。既來滬上，與善貞同居，年小善貞一歲，兩好無猜，極為和婉。斜川隱客，花國平章也。一日，偕友往訪，驚為豔絕，顧謂其友曰：「滬上名花，惟此一枝差強人意耳。」遂定情焉。開筵昵飲，曲盡纏綿，由此日必一至。

三曰王玉雯。玉雯如女俠靚妝，眉宇間尚帶精悍之色。詩云：

一曲玲瓏玉，當筵按拍遲。
曾因予薄醉，更為爾題詩。
鴻爪三年隔，蛾眉萬口知。
何時檀板側，重與賦芳姿？

余見玉雯，僅□許齡，霧裡看花客招來侑觴，依依肘下，殊可人意。後來芳譽日隆，而人亦漸見其長，但修不足而廣有餘，似遜苗條態度。然面呈圓月，轉秋波，騁妍競媚，亦屬當行，未可以軀同扇墜、肩並山峰而少之也。姬後定香巢於鼎豐里，歲晚借霧裡看花客往訪，姬知余有《歌浦芳叢志》之作，特請附名其間。余謂霧裡客以風流之教主，撰花月之定評，一時當為紙貴，何必乞言於天南一叟哉？然姬花史中之巨擘，即不請，尚當取魁蕊榜，豈有明珠而遺於珊網哉？

四曰李韻蘭。韻蘭如文姬異域，啼笑均難。詩云：

婉婉閨房秀，何緣逐函來？
夢憐三月墮，曲譜四弦哀。
白日淹如夜，紅顏蹇似才。
江湖逢俠士，須奪美人回。

韻蘭，未識其人，似以良家而誤墮風塵者。飛絮落花，飄蓬墜園，亦殊可惜已！俟晤 主人，當詢其詳。

五曰張善貞。善貞如南枝報春，冷香外敷，溫意內蓄。詩云：

瘦影自溫存，知心月一痕。
韶華寧久駐，幽怨共誰論？
志潔羞諧媚，情多役夢魂。
前途芳草綠，應亦念王孫。

善貞，琴川人。工南詞，頗解書史。身材娜，丰韻娉婷，惟頰下略覺超前，似損其妍。然神情態度，有目者已覺「我見猶憐」，固曲院之妙人也。擅長琵琶，趣領環中，音流弦外，宛轉纏綿，能令聽者神移志奪。余屢於酒座中見之，未嘗一詣其家。羅浮山人曾賞識之，姬高自位置，意若不屑也。嘗游申園，天陰釀雪，來者絕少，惟姬先在，因與清談淪茗，絮話家常，竟晷始別。

六曰吳少琴。少琴如名士逃禪，岑寂之中，未忘優蹇。詩云：

素女奏瑤瑟，不知秋夜涼。
捲簾惟淡月，入戶有殘妝。
靜極還生感，愁來未是狂。
西鄰工巧笑，早已嫁王昌。

少琴亦琴川人，初住公興，後遷毓秀。工度曲，善彈琵琶，雖年華已過，而逸態餘姿，猶覺天然秀倩。東武惜紅生頗加青睞，稱為妙人。嘗於廣場聽其度曲，抑揚宛轉，雅韻欲仙，舉座無不擊節歎賞。惜紅生贈以二□八字云：

玉肌掩映燭光餘，促柱危弦寄慨初。

渾在廣寒宮裡住，水晶簾底並觀書。

七曰周侶琴。侶琴似秋逕幽花，雖遇賞心，時愁風露。詩云：

尊華條脫在，珍重付羊權。
皓月仍相照，浮雲只自憐。
庭閒蝸學篆，鏡暗鼠驚弦。
誰識姬姜意，溫存但酒邊。

侶琴纖軀細骨，能作掌上舞。容華娟妙，靜氣迎人。入其室者，頗覺矜平躁釋。淪茗清談，可以對坐竟日。河陽花尹自都門來，一見愛之，謂有閨媛風度，由是酒樓劇院，無日不以紅箋招致，幾於非姬不樂也。姬亦雅相纏綿，願列畫屏。擬出二千金為量珠之聘，後以蜚語，卒不果。

八曰朱豔卿。豔卿神情散朗，如謝家道蘊，有林下風。詩云：

嫩寒修竹裡，徙倚恐難勝。
世事如雲薄，年華似水增。
香痕溫鏡檻，幽夢就窗鐙。
蘊藉真殊俗，相知悔未曾。

豔卿久於平康，渾如詞壇老宿，所作文字，按部就班。與人酬應，謔然笑傲，無所不至。余友道希居士自北來南，一見豔卿，極加賞識，徵歌侑酒，招之無虛日。漱泉司馬熟經竹西風月，又游梁溪，所眷有香者，絕色也。工詩，善畫墨梅，倡答詩詞，已如束筍，殆所謂「曾經滄海」者矣。然見豔卿，亦為心折，則豔卿之足以動人處，不徒在區區之容色也，可知矣。想見玉環當日被呼「肥婢」，馬嵬之夢年已三□有八，然寵愛萃於一身，後宮佳麗三千，明皇直以土苴視之，——自古承恩，初不在貌，誠然哉！

九曰胡薇卿。薇卿細膩風光，如觀管夫人墨楷。詩云：

姚冶遍納綺，莊姝度已微。

素心輕側豔，囿俗任天機。

清淺銀河夢，□閒玉女扉。

即論娟逸態，也合世間希。

薇卿為胡六娘養女，一時豔名噪甚，遠出其姊杏卿上。月貌呈妍，星眸奪媚。或有以《紅樓夢》中薛寶釵稱之，比擬允當。風雅士眷之者，有柳隱詞人、聽濤軒主，皆有贈言，清辭麗句，糊壁幾滿。有一粵中貴官，頗加青眼，纏頭所擲，動盈篋笥。姊妹花皆豔之，而姪殊不以惑其心。無何，貴官以墨敗，人皆服其有先見。

□曰張秀玲。秀玲如龍女參禪，顧善財而微笑。詩云：

鎖骨蓮花面，人天此化身。

慧能傳目語，嬌每出顏嗔。

綺席飛觴政，香車碾曲塵。

低徊陳跡在，殘夢繞春申。

秀玲未知其出處，然舉一軼事，亦殊足以解頤者。姬頗識字，好掉文袋。嘗以韓冬郎《香奩集》中有「暗中微覺繡鞋香」句，謂鞋係下體褻物，不穢足矣，何至遠香襲人？以此問客。客亦俗流，殊不能答。或告之曰：「近日閨姝鞋底有抽屨，中實麝塵，行步霏霏，若印香屑。」由此秀玲輒仿為之，然其足實六寸膚圓者，乞靈於木底。人傳以為笑。

□一曰馮蘭初。蘭初如茅屋幽姿，自憐顧影。詩云：

蘿屋費綢繆，飄零又幾秋。

生涯原是夢，身世別含愁。

杳杳占烏鵲，遲遲望女牛。

浮蹤須有定，莫恨水西流。

蘭初，吳人。始居蒼芳里，香名遠播，門外車馬如織。初秋主人，名下士也，方從南楚言旋，薄游滬上，問柳尋花，迄無當意，一見蘭初，極為傾慕，遂結芳盟。繼欲為之脫樂籍，以事阻，夙緣前定豈虛語哉！江左浪仙亦與之締好，贈以二絕云：

冰肌玉骨雪丰神，淺笑佯嗔總可人。

眉月初三花第一，芳名占盡滬江春。

但有愁堪埋絕地，更無石可補情天。

揚州夢醒知何日，載酒江湖已□年。

□二曰王蓮舫。蓮舫如任女題箋，為情牽惹。詩云：

琪樹生塵世，天然色可餐。

如何單枕畔，偏畏一人寒。

漢帳頻來鳳，牀棲不是鸞。

可能矜異卉？重疊築雕闌。

蓮舫為申江□美之一，多所紀述，茲不復贅。聞出水登陸後，已一索得男云。